

民國六年一月印刷
民國六年一月發行

(德皇外妾自述記)

全一冊定價銀四角



版權所有

譯

者

陳黃

仲

子中

發

行

者

開

智

社

印

刷

者

中

華

書

局
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

寄售處上海及各省中華書局

德皇外妾自述記

目 錄

- 第一章 德國某親王之招聘及拉因河畔之間居
- 第二章 吉倍令式飛行船之兵碁
- 第三章 德國之兒童教育與軍國主義
- 第四章 德皇之人格與見識
- 第五章 庫爾布一家與德皇室之關係
- 第六章 德皇之夢話與皇太子之素行
- 第七章 德皇太子之遊歷印度
- 第八章 伯林波達晤及修韃爾轆之宮中生活
- 第九章 炸彈騷擾與德之社會黨附密探運動
- 第十章 兒童之軍事教育與馬因自之寓言

第十一章 德人之尊大思想

第十二章 世界統一與世界地圖之改造

第十三章 妾之內探運動與陰謀破綻

第十四章 戰時之敵國幽囚生活及妾之逃亡

德皇外妾自述記

按是書爲一匿名英國婦人所著。原名(What I Found out)。著者自述。千九百〇九年。曾就聘於德國某皇族。爲家庭教師。居其國者五年。前年歐戰勃發。身被幽囚。後假裝農婦。逃歸本國。卽著是書。於德國祕事。以及國民野心。言之綦詳。書出後。羣謂該婦人曾受德皇寵幸。所言當屬紀實。閱者至夥。未一年。已疊十餘版。今年日本西鄉侯爵。自英國攜歸原本。命日人若林欽氏和譯。名曰凱撒外妾之告白。版既出。遐邇爭誦。茲特就若林欽氏譯本。再爲轉譯。以嚮吾國之留心世局者。五年十二月中國黃仲子同識

第一章 德國某親王之招聘及拉因河畔之閒居

噫。妾終生不可忘者。千九百十四年於德國境內一城壘中。妾身被幽囚之一事也。屈指五年前。妾應該城主某親王之聘。以英語及他課業教其王子女。王就任之後。滿四年間。妾自問於其幼年三殿下。能盡傳育之責。爾後法德兩國。布告宣戰。妾乃爲羣疑。

原书缺页

境遇。妾之父原出英國華胄之門。家系清白。壯年時爲外交官。在華盛頓府。曾娶一美國人爲婦。是卽妾之母也。外祖父爲海軍將校。精通各國國語。嘗周行世界。得謁見現在德皇及皇弟。嚇因利濟親王。其時德皇尙未卽皇位也。

妾幼時依兩親居華盛頓府。曾聘一德國婦人爲家庭教師。外祖父聞之甚喜。然妾當時則不甚願。蓋以種族相殊。即使受其薰陶。恐將來有不利於己也。嗚呼。今日者。顧影瑣瑣。無所依據。身任險阻。爲數奇之命運。所播弄其間。接原因非全由此。德國婦人。平妾在少女時。父以進職故。攜歸倫敦。無何母死。數年後乃入庫因斯女子大學。雪窗螢火。正事研求。不圖年方十八。父又棄養。孤另之身。無所依倚。且父逝之後。家無餘財。妾乃決心欲學速記術。冀得爲人執祕書役。圖糊口計。會有父之從弟。來遊倫敦。識一美國政客。謂其人有一愛女。年十五矣。須物色一年。少英國婦人爲家庭教師。遂勸妾就其職。妾喜諾之。於是妾舊居之華盛頓。乃得重遊之快事焉。

行裝旣解。經二三週。恰值馬泥拉戰事告終。德國嚇因利濟親王。於千九百〇二年。賁德皇命莅美。慶賀平和克復。且爲兩國國交親密計。無論接見何人。靡不快語豪談。曲

盡其歡。妾之居停。亦爲親王所愛顧。一日因其介紹。得賜謁見之榮。此亦由於妾之能操德語。並妾之外祖父爲海軍將校時。曾受親王之知遇故也。其時親王態度頗殷懇。向妾曰。令外祖爲美人中傑出。予之海上良友也。予今尙能記憶之。又曰。普通英國婦人。與年輕美國婦人有異。卿之於法語。似不若嗜吾德語之甚。果如何者。妾對曰。妾非必獨嗜德語。惟於詩歌。喜讀未經翻譯所誤之原作耳。轎固奈爾亦佳。惟登場俳優。於作者之歌劇。往往逸其名句。殊爲可惜耳。對答數語。頗稱王意。王遂易其莊嚴之貌。爲和藹之容。評論詩人之優劣者良久。且曰。予與吾兄凱撒陛下異。亦深嗜轎固奈爾之謳歌者也。一席傾談。意致相若。然王行有日。未獲再見。及後數年。妾返倫敦。乃得重覩王之音容。先是王因訪問其舊知某貴顯。來遊英國。聞妾在某貴婦人處爲書記役。乃召妾往見。一敘舊雨。謁見之下。詢問別後狀況。賜言殊優渥。且語妾曰。卿通德語。既在予德國學者。以上何所吝而不一。次來游耶。卿果來者。予當爲卿謀一席也。妾因問其妾果去將焉。置妾王則振首以極明確之英語答曰。卿其少安。所云位置尙未能確定也。語畢微笑狀。似有所欣幸者。夫王之傳此令旨。究存何心。抑爲一時興會而發。妾當

時殊未得其解。其後千九百〇九年。西普魯士一貴族老婦人。以一書寄妾之主人。略謂某親王須聘一通德英二國國語。及其風俗習慣。且長於社交教育完全之良家婦人。以教育其兒女三名。請妾主人代爲訪覓。其所言三名者。卽男兒二名。爲親王之子。少女一名。爲王妃之女姪。年長於二王子。因早失恃。寄養於親王家。是三兒皆年當就學。其家庭教師。固當取身分優貴。而又以年少者爲合宜。蓋年少者性質活潑。得解學術與遊戲之真味也。然親王家無能解英語。故又須德語流暢。能爲上流社會之會話者。乃能及格。

當此之時。恰妾戀一薄倖郎。誤陷情渦。莫由解脫。苦思之下。計莫如遠遁海外。晦隱踪跡。爲得遂傾吐心腹於妾之主人某夫人前。欲重渡美國暫住。不意夫人乃以德國貴婦人來書相示。且語妾曰。貴女之資格適合。應其招聘往德者。毋寧較渡美之爲愈乎。妾聆夫人言。自忖者久之。以爲責任重大。仔肩恐弗能勝。而國民之性相違尤多。不便且上流社會之家庭。繁文縟禮。令人難堪。如彼世俗之師。仰息貴人顏色者。教訓兒童。輒若操木偶。或使之跳舞。或使之嘲笑。或按之而使鞠躬。或引之而使直立。其結果

則蠢然無用。畢生爲其所誤矣。此種師傅。妾實羞惡爲之。妾既非惑於虛榮之婦人。此種招聘。當留以待他賢之應者。然妾爲是言。夫人則勸告殷切。且謂妾曰。彼德國皇室紳士淑女。均持進步主義。昔人須二十年以上之偉業者。彼等僅一年內外之短日月。即可成功。世界歷史。殆將爲所改造。貴女今逢此機會。入斯進步的宮中。當有意外之幸福。識時務者。爲俊傑貴女。其勿加猶豫焉。可耳。

夫人既反覆爲言。妾心亦難自主。遂決定應其招聘。一切煩瑣交涉。悉賴夫人約既成。將束裝。妾顧後瞻前。心頭猶輾轉也。首途之先。於友人知己處。亦嘗探詢德國皇族宮闈內外之事。然入耳之談。人各異見。悲歡異象。蕪雜難憑。妾之居心。則以爲既將入彼新生涯。惟有割捨自己私情。虛心坦懷。以事新主。世人之月旦第爲之。包羅收蓄。藏諸胸臆。供爲參攷。以自警惕焉。可耳。至親王近狀。則歌塔年鑑一書。載之綦詳。謂親王殿下。春秋甚富。王妃殿下。稍受法人血統。其祖先閥閱。較親王殿下統系尤正。親王現據德國陸軍要樞。官位與名望並隆。雖尙未達老成之年。而爲有力之軍人。則固人所共認。其宮殿所在之處。一爲柏林。一爲普魯士之小都波達唔。修兒轎得與拉因河畔。則

各有古城。王子二殿下。目下方離襁褓。年齡漸長。正須家庭教師爲之監督。另有王妃女姪一名。年長於王子。其親族關係。記載甚爲複雜。

妾正將出發。忽接電報一紙。謂王子在波達唔囉傳染症。當赴其地之避暑宮。命妾速改道赴拉因河畔之城邸。於是改乘急行列車。直向該地出發。是行旅途既甚平安。且以淪落之身。得此新奇之遇。車窗憑眺。覺甚怡然。

車抵拉因城附近。卽有自動車來迎。車之戶扉。以王冠繡紋爲飾。全體塗灰色。一有頂之大自動車也。車內甚廣闊。頗適心身。坐席用有彈機。窗則四方咸備。玻璃四圍。均以金針防護。卽萬一破損。碎片亦不致飛散。製作雖甚舊。似爲兒童用之一種。然觀車轂所嵌鍮板文字。則一見知其爲德國製也。其後嚇因利濟親王曾以此車移贈於我王妃殿下。親王頗以製造自動車爲娛樂。但於營業上。不甚明瞭耳。

如茲小事。勞及心思。妾之愚誠不可及。察視來迎從僕。及車之御者。皆目光炯炯。臉若秋霜。容貌至寡情態。使人不能無異樣之感。妾嘗念德人從僕。多伶俐優馴。貴族之家。必尤拔萃。乃茲之所睹。皆形同機械。御者服裝。亦有定製。金色紐帶。施諸鐵兜。蔽其彈

丸形之頭顱。恰如英人所製雕像。蠢蠢焉毫無生氣。蓋此兩人。爲普魯士產。粗野有類岩石。見之令人悶損。普魯士人之與英人。無論從何方著眼。性格狀態。皆迥異也。

此處之停車場。下車人甚少。以御者服裝奇異。多驚怪之。土人羣止聚觀。凝視不少瞬。恰如木偶相對。呆狀至爲可哂。然彼輩此時。毫未注意其同儕之怪狀。蓋彼等睹外國人之風采。如嶺南犬之見雪耳。

自動車疾馳少許。卽見有石築古城。巍然見於拉因河畔。是城屬於國內高貴之一王家。建築堅壯。猶存德國古風。數百年無所毀損。然現在主人翁。頗好法國式。故他之宮殿邸第。異此者恆多。

車達丘上。庭園之周。皆有石欄。鳩鳥數百羽。時作飛落。戶扉嵌以多數鐵鎖。門橫大門。頗爲堅固。甫下車。卽有一老人現於門首。赭顏豐肉。所衣制服。與御者同。足登赤皮靴。導妾入內。通過廣廊。拾階梯數段。入一斗室。則四壁玲瓏。皆石造也。此時妾有將失笑而強忍之者。則因此導者之形狀。仿佛若法國紙糊人形。而施以彩畫者。然詞色之間。則較御者爲親懇也。

妾以德語與之言。其人置對殷勤。執禮惟謹。頭上之禿髮。濯濯焉光燦奪目。彼以軟弱之音調。逐一答妾所問。可知其爲南方人也。據其人之言。則妾之將至。早所豫期。正立言間。忽一麗妝之婦人來前。是爲王子之保姆齊夫人也。彼近前先作寒暄。執詞鄭重。進椅促妾坐。後乃著席。

妾察此婦。顏色憔悴。身體衰弱。筋肉弛緩。眼窠深落。年甚老若有病患者。然察其體格。則似强大而多力。因其手腕甚粗故也。

其後妾閱德人甚多。除軍人之外。不僅婦人。卽中年人體姿皆不甚好。如机桌等類。僅存形質耳。今如此齊夫人者。臉既不豐。目瞳亦非甚美。倦怠之容。絕無貴婦人姿態。然以王妃保姆之身。接人乃甚和悅。嫣然向妾作笑言曰。貴女初入此城。迎迓者無適當之人。不得已而遣及兵士。恐多使貴女不歡。殊爲歉然。更曰。親王及王妃兩殿下。現駕往別邸。因近頃王子病罹傳染之故。非來月滿。恐不能歸也。

果如其言。則兩殿下或暫將不臨此城。其地居館。平常因殿下駐臨之故。終年設備。皆甚完整。齊夫人更以南部德語向妾言曰。有一事想非貴女之所知。本年初夏。美國有

一富豪得殿下允許。與其家屬借住是間。頗肆蹂躪。在德中流社會之人。自己家屋內。決不肯以雜具陳置。此殆爲普通恆俗。然兩殿下之所以任之者……語至此稍頓。復繼續言曰。彼美人者。以爲既出金錢。則可任所欲爲。毫無忌憚。貴國之人。誠有若是哉。想此種無教育之人。必不甚多也。妾答曰。夫人之言。妾殊未能置喙。家母雖爲美產。家君實英國人。妾固英國之臣民耳。保姆當時聞妾語。狀殊不安。更作驚訝色曰。妾等以爲言貴女。近於英。不若言貴女。近於美。將來賜教之日。甚多。無心之閑話。願貴女深恕之。雖然。貴女來自遠方。萬事風俗。頗異。或有不適處。妾今爲貴女計。幸勿時以英人自居。蓋恐以細微之事。或啟德人異樣之惡感也。語至此。妾心殊不耐。遂答之曰。妾既爲英國婦人。則言英人何傷。且作斯語。亦妾所以自誇者。抗辨之後。欲更以熱烈之詞。吐其氣焰。繼思夫人至親切於妾身。頗有援助之態。則將來或有所須。彼者遂噤口不言。仍爲親切之情態。

此地城壘。與妾在英時所見大城塞。全然異趣。其規模雖狹小。而建築則甚高尙。無何齊夫人起身。導妾往所居室。妾乃從其迂迴石廊。上下階段。經多數曲折。始達妾之居。

室爲二室合併。皆甚狹隘。加以窗牖嵌入甚深。有礙光線。故室中稍覺幽暗。然自居室內眺望城外。則山光水色。皆可收入雙眸。竊念無事倚窗。亦殊爽快足樂也。

此室之設。或爲妾之寢室。傍之小室。爲更衣室。寢室裝飾器具甚少。其中有古代重量之櫥板。用胡桃木所製者。色澤光美。良珍器也。又有中華紫檀箱笥等類。室之隅。張以板壁。用法蘭西更紗糊之。頗極清雅之致。又利用居室之通風筒。設有安樂椅。地上則以青色花絨蔽其全面焉。室中配置。甚爲得宜。花瓶中供薔薇數朵。此日恰爲晴天。鬱暑如蒸。然二室之窗扉。三處皆閉。後日妾知此窗。冬季足以導寒氣。而夏季足以增熱度也。

齊夫人謂妾（夫人自謂）之居室。離浴室不遠。蓋城中僅有浴室三處。故爲是言。此城築自古代。浴室全未講究。近時始設備之。然妾之室內。則固備有浴槽。日後妾入親王邸第。乃知與此城不同。非營古風生活者。

齊夫人又謂波達晤與柏林之宮殿。備浴室甚多。又秀轎爾轎之城塞亦然。皆爲最新式之結構。他國所未曾見者。貴女當與王子女王。暫時耐居此間。王子與女王正相喜。

候。女王年長於二王子。更解人情。貴女之來。尤爲殷盼也。語畢。詢妾咖啡與茶孰嗜。意爲種種饗待後。即將準備謁見王子女王。

其時齊夫人猶恐妾長旅多勞。不能謁見王子女王。甚爲懸念。妾告以無他。夫人心乃安。徐曰。妾暫辭。半時間當至。遂去。妾遂不遑猶豫。爲一切整備。完畢後。方就坐啖食茶果等類。茶蓋極華美。盛以古製之銀盤。茶爲多數葉所煮沸而濾過之者。乳脂及果食質亦純良。飲次。齊夫人已復來。茶後遂挈妾從茶道行。且行且語曰。此地茶園。仍依古法。比諸本邸之製品。誠不啻霄壤也。又曰。德之柏林及波達唔及其他都市所收之茶。雖不敢卽謂爲優。然決不劣於英國。言次。若促妾之同意者。繼又告妾曰。保姆之中。位置高者。城中唯二名。一爲高級中年之女官。爲王子之保姆。有多數年輕保姆及女官等隸屬之一。爲河美斯特令之一貴婦人。居於城中。頗自高慢。他之婦人（除王妃及德皇族之外）曾未嘗置諸眼簾。又謂女王殿下之保姆名慕娘者。爲斯可濟蘭人。妾之至也。原擬出迎。因頭痛而止。並爲道歉。又謂二王子殿下。年齡尙稚。保姆之外。尙無須家庭教師之必要。語次。若代妾爲失意者。又謂有赫爾達克斯中尉者。爲陸軍之家。

庭教師。此人職務。蓋欲使王子殿下。身心共沐軍人之風。二王子甚崇拜逢中尉。所不與之共朝夕者。爲時甚少。殿下成人。當從事兵役也。中尉爲吉倍令伯爵之門弟。嘗以伯爵所發明之兵棋獻諸二王子。殆寓意於軍人之精神教育也。

妾隨齊夫人將赴殿下便室時。二王子正與其從姊女王殿下等爲兵棋之遊戲。忽聞一王子呼曰。食之前倫敦陷落矣。

妾聞此語。耳目皆震。齊夫人以妾之顏色不常。乃作解釋曰。此種遊戲。自身亦頗惡之。惟童子無心。幸勿以爲意。棋局中都府之名。原無一定。今日恰附倫敦之名。殊爲歉然耳。

噫嘻。此種遊戲。原爲吉倍令伯爵研考而成。使兒童耽此樂於食果餌耳。然卽此一端。不已足證其鼓吹軍人精神之力。敵愾心之富耶。

第二章 吉倍令式飛行船之兵棋

城內有花園一所。環以丘陵。其上森林鬱蔥。景趣幽邃。丘之一隅。有拋球場。玻璃屋頂。光燦天日。妾從齊夫人。徧游城內各處。越薔薇編植垣。達一小徑。拋球場乃現於眼前。

忽聞歡呼之聲。自內出。夫人喜曰。王子等又爲遊戲矣。妾問曰。兵棋耶。夫人曰。然。他種遊戲。二王不甚耽之。女王亦與王子同好。或將成爲巾幗男兒乎。妾問曰。王子等年齡尙幼。兄僅六歲。弟纔三歲。胡能解戰爭之事。夫人曰。二王子聰慧絕倫。殊足驚異。戰爭之事。靡所不知。此亦軍事教育之結果也。蓋其未離搖籃時。已習聞之矣。兩人正言語間。音達彼方。則見拋球場支柱之間。現一婦人。身軀長瘦。年約五十許。頭上之髮。已由茶褐色變爲灰色。舉止嫺雅。無輕躁之風。妾意此人當可親者。將擇以爲友。其人亦以目注此間。若知妾意之所在。眼色蒼碧。稍帶灰色。柔和之態畢露。惟彼端正之姿。被以美服。（侍王妃者雖何人。不准衣黑服）則又若以豔冶而損其品格者。畢竟英人血液與德人不同。故一見斯人。卽知其爲英產。詢諸齊夫人。乃知卽保姆慕娘是也。噫。慕夫人（雖尙未婚。然表示敬意。故呼慕夫人）與妾蓋以兩英人而與多數德人相交。也。

時慕夫人轉小徑數步。而來前。操倍爾瀉（蘇格蘭之一州）語曰。芳車到著之際。理應出迎。適爲腦筋所阻。抱歉良深。然此爲妾身常病。屢事乞假。未果所欲。因顧齊夫